



虞卿擔簦	蘓章負笈	南風擲孕	商受勦涉
廣德從橋	君章拒獵	應奉五行	安世三篋
相如題柱	終軍棄繻	孫晨藁席	原憲桑樞
端木辭金	鍾離委珠	季札挂劍	徐穉置芻
朱雲折檻	申屠斷鞅	衛玠羊車	王恭鶴氅
管仲隨馬	倉舒稱象	丁蘭刻木	伯瑜泣杖
陳達豪爽	田方簡傲	黃向訪主	陳寔遺盜
龐儉鑿井	陰方祀竈	韓壽竊香	王濛市帽
句踐投醪	陸抗嘗藥	孔愉放龜	張顥墮鵲
田豫儉素	李恂清約	義縱攻剽	周陽暴虐

孟陽擲瓦	賈氏如臯	顏回簞瓢	仲蔚蓬蒿
麋竺收資	栢景登高	雷煥送劍	呂虔佩刀
老萊斑衣	黃香扇枕	王祥守柩	蔡順分棹
淮南食時	左思十稔	劉惔傾釀	孝伯痛飲
女媧補天	長房縮地	季珪士首	安國國器
陸玩無人	賈詡非次	何晏神伏	郭奕心醉
常林帶經	高鳳漂麥	孟嘉落帽	庾敳墮幘
龍逢板出	張華台圻	董奉活爨	扁鵲起甕
寇恂借一	何武去思	韓子孤憤	梁鴻五噫
蔡琰辨琴	王粲覆棊	西門投巫	何謙焚祠

孟嘗還珠	劉昆反火	姜肱共被	孔融讓果
端康相代	亮陟隔坐	趙倫瘤怪	梁孝牛禍
桓典避馬	王尊叱馭	鼂錯陷直	趙禹廉裾
亮遺巾幘	備失七箸	張翰適意	陶潛歸去
魏儲南館	漢相東閣	楚元置醴	陳蕃下榻
廣利泉涌	王霸水合	孔融坐滿	鄭崇門雜
張堪折轅	周鎮漏船	郭伋竹馬	劉寬蒲鞭
許史侯盛	韋平相延	雍伯種玉	黃尋飛錢
王允千里	黃憲萬頃	虞駿才望	戴淵峯穎
史魚黜殯	子囊城郢	戴封積薪	耿恭拜井

馮煖折券	齊景駟千	何曾食萬
顧榮錫炙	田文比飯	稚珪蛙鳴
廉頗負荆	須賈擢髮	孔翊絕書
淵明把菊	真長望月	子房取履
郭丹約關	祖逖誓江	賈逵問事
婁敬和親	白起坑降	蕭史鳳臺
王陽囊衣	馬援薏苡	劉整交質
張敞畫眉	謝鯤折齒	盛彥感螭
宗資主諾	成瑨坐嘯	伯成辭耕
董遇三餘	譙周獨笑	將閻仰天
		王凌呼廟
		嚴陵去釣
		姜詩躍鯉
		五倫十起
		宋宗雞窻
		許慎無雙
		釋之結轡
		申嘉私謁
		彥倫鶴怨
		稚珪蛙鳴
		齊景駟千
		何曾食萬

馮煖折券	齊景駟千	何曾食萬
顧榮錫炙	田文比飯	稚珪蛙鳴
廉頗負荆	須賈擢髮	孔翊絕書
淵明把菊	真長望月	子房取履
郭丹約關	祖逖誓江	賈逵問事
婁敬和親	白起坑降	蕭史鳳臺
王陽囊衣	馬援薏苡	劉整交質
張敞畫眉	謝鯤折齒	盛彥感螭
宗資主諾	成瑨坐嘯	伯成辭耕
董遇三餘	譙周獨笑	將閻仰天
		王凌呼廟
		嚴陵去釣
		姜詩躍鯉
		五倫十起
		宋宗雞窻
		許慎無雙
		釋之結轡
		申嘉私謁
		彥倫鶴怨
		稚珪蛙鳴
		齊景駟千
		何曾食萬

西下

三

浩浩萬古 不可備甄 芟煩撫華 爾曹勉旃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下

虞卿擔簦 蘓章負笈

史記虞卿游說之士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
前漢蘓章字游卿北海人去官不仕於王莽舊注曰章負笈追師不遠千里

南風擲孕 商受斲涉

晉惠帝賈皇后名南風父充位三公初武帝欲為太子取衛瓘女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

黑元不固請荀顛荀勗並稱克女之美乃定婚南風
妬忌多權詎太子畏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性酷虐
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武帝怒將
廢之荀勗等救得不廢及立為皇后遂荒淫放恣專
制天下威服內外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
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天下咸怨及太子廢趙王倫
等因眾怒謀廢后后懼遂害太子以絕眾望倫乃率
兵入宮廢之矯詔齎金屑酒賜死

書泰誓曰商王受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廣德從橋 君章拒獵

前漢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御史大

夫蕭望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為博士論石渠後
拜御史大夫為人溫雅有醜藉及為三公直言諫爭
元帝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
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
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曰臣聞主
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
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後乞骸骨賜安車
駟馬黃金六十斤縣其安車傳子孫

後漢邳惲字君章汝南平西人明天文歷數王莽時
寇賊羣發惲至長安上書莽大怒收繫詔獄劾以大
逆猶以惲據經識難即害之使近臣脅令自告狂病

不覺所言憚乃瞋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道會赦出乃南道蒼梧建武中爲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夜還憚拒關不開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萬民爲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再遷長沙守

應奉五行 安世三箴

後漢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爲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問之奉

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遺脫時人奇之官至司隸校尉謝承書曰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問之

前漢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湯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武帝幸河東嘗亡書三箴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昭帝立爲右將軍光祿勳封富平侯事武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宣帝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安世爲公侯食邑萬戶身衣弋絺夫人自紡績家僮

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霍光

相如題柱 終軍棄繻

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好讀書學擊劍名天子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嘗為郎事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病免家貧無以自業及卓文君從奔後卓王孫分與財物為富人父之武帝召以為郎邛笮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願為內臣妾請更比南夷拜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

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王孫喟嘆自以得使女尚長卿晚相如畧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邊關益在舊注云蜀城北七里有昇仙橋相如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

前漢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武帝選為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合符軍曰大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及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廷前棄繻生也後擢諫大夫使南越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關

下軍往說越王請舉國內屬其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孫晨蒙席 原憲桑樞

三輔決錄孫晨字元公家貧織席為業明詩書為京兆功曹冬月無被有蒙一束暮卧朝收

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樞甕牖二室裋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憲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有

愧色

端木辭金 鍾離委珠

家語端木賜字子貢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為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後漢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顯宗徵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千金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賜羣臣意得珠璣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對曰孔

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賊穢之寶誠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僕射出爲魯相以愛利爲化人多殷富卒遺言上書陳昇平之世難以急化少寬暇帝感傷其意詔賜錢二十萬

季札挂劍

徐穉置芻

史記吳季札吳王壽夢季子也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係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札對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新序

曰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後漢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舉不就桓帝時陳蕃胡廣上疏薦之備禮徵不至嘗爲太尉黃瓊所稱瓊卒乃往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郭林宗等聞之疑其穉也遣茅容追及之共言稼穡之事臨訣謂容曰爲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吾無德以堪之

朱雲折檻 申屠斷鞅

解黨

前漢朱雲字游魯人也容貌甚壯以勇力聞
大節當世高之舉方正為槐里令坐廢錮成帝時張
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
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以益民皆尸位素
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
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
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呼曰臣
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耶
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

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
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
然後得已後賞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雲自後不復仕

後漢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丞相嘉七世孫剛
性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平帝時舉賢良方正
對策王莽令元后下詔罷歸建武七年徵拜侍御史
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安宴安
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軼乘輿輪帝遂為止以數切
諫失旨出為平陰令復拜大中大夫舊注云以刀斷
馬鞅未詳所出剛轉作網

衛玠羊車 王恭鶴氅

晉書衛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玉人觀者傾
都拜太子洗馬以天下亂移家南行至豫章時王敦
鎮豫章長史謝鯤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
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
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
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色玠以敦豪
爽不羣好居物上恐非忠臣求向建業京師人士聞
其姿容觀者如堵會卒時謂被看殺

晉書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少有美譽清操過人

自負才地高華有宰輔之望為佐著作郎歎曰仕官
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騁累遷安北將軍為會稽王
道子所害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
月柳棠披鶴氅表涉雪而行孟昶窺見曰此真神仙
中人也恭為性不弘闇於機會尤信佛道臨刑猶誦
佛經

管仲隨馬 倉舒稱象

韓非子曰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
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
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
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隰朋

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必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魏志鄧哀王冲字倉舒武帝子少聰察岐嶷五六歲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其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凡應罪戮而為冲徵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會卒

丁蘭刻木 伯瑜泣杖

孝子傳丁蘭事母孝母亡刻木為母事之蘭婦誤以

火燒母面應時髮落如割

說苑曰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十二國史瑜作俞

陳逵豪爽 田方簡傲

世說豪爽篇晉陳逵字林道任西岸都下諸人共邀至牛渚陳善言理諸人欲共言折陳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歎曰昔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伯符孫策字也

史記魏文侯伐中山使子擊守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

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屣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

黃向訪主 陳寔遺盜

舊注云後漢黃向豫章人嘗行於路拾得金囊乃訪主還之

後漢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作縣吏為都亭刺佐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竒之聽受業大學後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吏白欲禁訟者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卒無訟者去官吏人追思之在

鄉間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呼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盜後累命不起卒于家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文範先生

龐儉鑿井 陰方祀竈

風俗通龐儉亡其父隨母流落後居盧里鑿井得銅遂富因求奴得老蒼頭於家數日蒼頭自言堂上母

是我婦母聞乃問之奴曰婦艾氏女字阿宏左足下有黑子右腋下赤誌如半櫛大母曰我翁也遂爲夫婦如初時人謂曰盧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後漢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光烈皇后兄封原鹿侯顯宗時拜執金吾位特進其先出自管仲世奉其祀謂爲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著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薦黃羊焉

韓壽竊香 王濛市帽

晉書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美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譙賓寮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悅焉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艷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夜入壽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唯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寮屬聞其芬馥稱之於充充意知女與壽通即以妻焉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

晉書王濛字仲祖大原晉陽人哀靖皇后父也少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已勵行有風流美

譽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
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
新帽時人以為達終司徒長史

句踐投醪 陸抗嘗藥

古列女傳楚子發攻秦軍絕糧士卒升分菽粒而食
之子發朝夕芻黍黍梁大破秦將而歸其母閉門而
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與客有
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
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
糒者王又以賜軍軍士分而食之其不足踰隘而戰
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升分菽粒子獨芻黍黍梁何

也子非吾子無入吾門子發謝其母然後內之
吳志陸抗字幼節丞相遜次子為吳將時晉平南將
軍羊祜鎮南夏石城以西盡為晉有降者不絕祜增
修德信以懷初附吳人悅服稱羊公不名祜與抗相
對使命交通抗稱祜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
也抗嘗病祜遺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
羊祜豈醜人者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
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
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以詰抗抗曰一鄉一邑
不可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
無傷也抗終大司馬荊州牧

孔愉放龜 張顥墮鵲

晉書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與同郡張茂偉康丁
潭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建興初出為丞相
掾後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
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
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
悟遂佩焉

博物志張顥為梁相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
市人擲之墮地民爭取之即為一圓石顥令搥破之
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字智伯常山人漢靈帝
時為太尉

田豫儉素 李恂清約

魏志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齊王時領并州刺史
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為
衛尉屢乞遜位司馬宣王以為豫克壯書喻未聽豫
書答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
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拜太中大夫食卿祿亮豫清
約儉素賞賜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
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

後漢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拜侍御史持節使幽
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
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

羊皮服布被後遷武威太守歸鄉替居山澤結草為廬與諸生織席自給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饋糒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年九十六卒舊本尚作詢誤也

義縱攻剽 周陽暴虐

前漢義縱河東人少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縱有姝以醫幸王太后上拜縱為中郎遷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遷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道不拾遺為南陽太守破碎甯成家徙定襄太守至則掩其獄中重罪一切捕鞠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

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後以廢格沮事弃市

前漢周陽由景帝時為郡守武帝立由居二千石中最高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今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後為河東都尉與守爭權弃市

孟陽擲瓦 賈氏如臯

晉書張載字孟陽安平人性閑雅博學有文章父收為蜀郡太守大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劔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益州刺史張敏奇之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劔閣山焉仕至中書侍郎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左氏傳曰叔向適鄭驪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明也下執其手而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

顏回筆瓢

仲蔚蓬蒿

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高士傳張仲蔚扶風平陵人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人閉門養性不治名利清高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終身不仕三輔重焉

麋竺收資

桓景登高

蜀志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仕先主累拜安漢將軍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見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空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山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高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

代之矣。今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飲菊酒帶茱萸囊是也。

雷煥送劍 呂虔佩刀

晉書初吳之味滅斗牛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惟張華以為不然及吳平紫氣愈明華聞豫章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共尋天文登樓仰觀煥曰惟斗牛間有異氣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問在何郡曰在豫章豐城華即署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基得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二曰太阿其夕氣不復見煥遣使送一與華留一自佩或曰得兩送一張公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

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華得劍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紫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

魏志呂虔字子恪任城人遷徐州刺史請王祥為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初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乃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為三公臨薨以

勿按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乃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

老萊斑衣 黃香扇枕

高士傳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荊蘭之衣為嬰兒戲於親前言不稱老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為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老萊子莫知所終舊注云著五色斑斕之衣出列女傳今文無載

後漢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官至尚書令魏郡太守陶淵明曰香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致養冬無被褥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和帝嘉之特加異賜

王祥守柩 蔡順分椹

晉書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而祥愈恭謹父母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柩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輒抱樹而泣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避地廬江隱居二十年不應州郡之命年垂耳順

乃應召舉秀才累遷太尉武帝時拜太保
後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養母母終未葬里中
災火將逼其舍順伏棺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太
守韓崇召為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
震順輒園冢泣曰順在此崇聞輒差車馬到墓所後
舉孝廉不就舊注云王莽未天下大荒順拾椹赤黑
異器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
食賊知其孝乃遺米二斗牛蹄一隻

淮南食時 左思十稔

前漢淮南王安高祖之孫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
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

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外書又有中篇言神仙黃白
之術時武帝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辨博善為文辭
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
遣初安入朝使為離騷傳且受詔日食時上每宴見
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後謀反自殺
晉書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貌寢口訥而辭藻壯
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乃詣著作郎張
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閫皆著筆紙遇
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及賦
成時人未之重自以其作不謝班張以示皇甫謐謐
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

張華見曰班張之流也於是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
貴初陸機欲為此賦聞思作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
此間有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
思賦出機歎伏以為不能加遂輟筆焉

劉惔頌釀 孝伯痛飲

晉書何充字次道廬江鬻人康帝時為中書監錄尚
書事充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常每云見次道飲
令人欲頌家釀言其能温克也舊本惔作恢誤
世說王孝伯曰但痛飲酒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女媧補天 長房縮地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
周載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
鳥攬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鼉足以
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
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

後漢費長房既遇仙翁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翁乃
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即其
形也以為縊死遂葬之長房隨入深山羣虎中留使
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
上眾蛇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曰子可教也復
使食糞糞中有虫臭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
恨於此不成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

神仙傳 費長房 遇壺公 有神術 能縮地 脈千里 聚在目 前放之 復如舊 當補標 題縮地

新刊卷之二

則自至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又為作一符曰以此
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
日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後遂能醫
療眾病鞭笞百鬼後失其符為眾鬼所殺

季珪士首 安國國器

魏志崔琰字季珪河東武城人遷中尉甚有威重朝
士瞻望太祖亦敬憚焉明帝時崔林嘗與陳羣論冀
州人士稱琰為首林琰從弟少無名望雖姻族猶輕
之琰常曰大器晚成終必遠至孫禮盧毓始入軍府
琰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
皆公才也後咸至鼎輔

前漢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徙睢陽事梁孝王為
中大夫後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
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無何漢使使者拜內
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
而宗甲肉袒謝安國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為
及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嗜財利
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士亦以此稱之唯天子
以為國器官至御史大夫行丞相事

陸玩無人 賈詡非次

晉書陸玩字士瑤吳人器量淹雅累轉尚書散騎常
侍尋而王導郝鑿庾亮相繼薨朝野以為三良既沒

蕭家才者之

以玩有德望乃遷司空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談者以為知言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為人主所貴嘉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禮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不廢其德宇

魏志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時人莫知唯閻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後拜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文帝時為太尉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關武帝問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次昔魏文帝用賈詡孫權笑之

何晏神伏 郭奕心醉

魏志王弼山陽人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

神伏事
見古本
世說文
學篇

年二十餘卒何劭為其傳曰弼字輔嗣為尚書郎時斐徽為吏部郎弼未冠往造焉徽一見異之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常言無所不足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舊云神伏出世說無載

晉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高爽有識量少所推先見阮咸心醉不覺歎焉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太康中為尚書有重名朝臣皆出其下

常林帶經 高鳳漂麥

新刊

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仕至光祿大夫魏略曰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其妻餉之雖在田野相敬如賓

後漢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家以農為業鳳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天雨暴至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方悟後為名儒年老執志不倦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乃詐與寡嫂訟田後舉直言到公車託病隱身漁釣

孟嘉落帽

庾敳墮帽

晉書孟嘉字萬年江夏人少知名為征西桓温參軍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温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温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温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使之然

晉書庾敳字子嵩潁川鄢陵人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參東海王越軍事轉軍諮祭酒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為所構惟敳縱心事外無迹可

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莫其有吝
因此可乘越於眾坐中問數數頽然已醉憤墮机
以頭就穿取徐荅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
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
之心後石勒亂被害

龍逢板出 張華台圻

舊注引論語陰嬖讒曰庚子之且金板尅書出地庭
中曰臣族虐王禽宋均曰謂殺關龍逢之後庚子之
且庭中地有此板異也龍同姓稱族虐王王殺我必
見禽也

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學業優博辭藻溫麗

器識弘曠初未知名著鷦鷯賦阮籍見之曰王佐才
也由是聲名始著晉受禪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
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應對如
流聽者忘倦數歲拜中書令贊成伐吳之計封廣武
縣侯名重一世眾所推服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惠
帝時拜中書監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王虐后
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進司空第舍及省監數
有妖怪少子躡以中台星圻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
道玄遠惟修德以應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卒
之以忠正為趙王倫孫秀等矯詔害之朝野悲痛華
性好人物士有一介之善為之延譽雅愛書籍嘗徙

居載書三十乘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悉在華所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董奉活癩扁鵲起統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候官人杜癩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三日奉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丸藥內其口中令人舉其頭逍遙之食頃癩開且動手足顏色還半日能起坐遂活奉還廬山下居為人治病不取錢物使病愈者為種一株杏數年有數十萬株鬱然成林杏子大熟奉於林中作倉宣語欲買杏者但自取之一器穀得一器杏每穀少而取杏多者有虎逐之有偷杏虎逐齧必家人知送杏還死者即活自是買杏者

自平量之不敢欺奉以所得糧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民間僅百年乃昇天顏色常如年三十時也

史記扁鵲勃海鄭人姓秦名越人少時長桑君知扁鵲非常人出其懷中藥與之飲乃悉取其禁方書予之忽然不見扁鵲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身後過統統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砭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入咸

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至今言脈者，由扁鵲。史扁鵲傳索隱云：按言五分之熨者，謂熨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越人當時有此方也。

寇恂借一何武去思

後漢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光武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後拜潁川太守，入為執金吾。明年潁川盜賊起，帝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

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即日車駕南征，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可獨享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前漢何武字君公，蜀郡郫人。舉賢良對策，拜諫大夫。成帝時，累進大司空，為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善，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為公卿，薦之朝廷。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其所

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後為御史大夫免官王莽為宰衡陰誅不附己者見誣自殺兩龔謂勝舍兩唐謂林遵也

韓子孤憤 梁鴻五噫

史記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其歸本於黃老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王不能用於是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後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毀之王下吏治非斯使人遺藥使自殺

後漢梁鴻受業大學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為章句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後娶孟氏隱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名居齊魯之間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卒於吳

蔡琰辯琴 王粲覆棊

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博學有才辨妙於音律舊注云琰年九歲時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故絕一絃以問之琰曰第四絃邕曰爾偶中耳琰曰昔季札觀風知國之存亡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以此推之何不知也

魏志王粲累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碁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典略曰粲既才高辨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爲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闇筆不能措手

西門投巫 何謙焚祠

史記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到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俗語不爲娶婦水來漂溺人民豹曰至時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其時豹往會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子從弟子十人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媼爲報河伯更求好女使吏卒拘大巫媼投之河中頃曰何久也弟子趨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媼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

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磨折嚮河立良久又曰
三老不還欲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
血流豹曰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吏民大驚恐
從是不敢復言何伯娶婦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
水灌民田皆得水利民人足富豹名聞天下澤流後
世

晉書何謙字恭子東海人從謝玄征伐驍果多權略
舊注云謙不畏神祠遇有靈廟皆焚之

孟嘗還珠

劉昆反火

後漢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遷合浦太守郡不產
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賀羅糧食

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漸徙於
交趾郡界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嘗到
官華易前弊求民病利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
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徵還吏民攀車請之乃夜遁
去隱處自耕鄰縣士民慕德就居止者百餘家

後漢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建武初除江陵令時
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稍遷弘
農太守先是崑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
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為光祿勳詔
問昆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
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質訥帝歎

曰此長者之言命書諸策

姜肱共被 孔融讓果

後漢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與弟仲海李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嘗共卧起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就學者三千餘人二弟名聲相次皆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夜遇盜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遂兩釋焉桓帝徵不至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以被韜面竟不得見之後隱遯遠浮海濱竄伏賣卜給食還卒於家弟子劉操頌德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年少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

後漢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不妄接士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造門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曰夫人小而聰乎大未必奇融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棗輒引小者人問其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新文堂本卷之十
二十
端康相代 亮陟隔坐

三輔決錄韋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孔融嘗與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真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仲將名誕有文才善屬辭章官至光祿大夫

吳錄紀陟字子上丹陽人吳王孫休時其父亮為尚書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舊注引宣城記云隔以雲母屏風陟懼作隲

趙倫瘤怪 梁孝牛禍

晉書趙王倫字子彛宣帝第九子拜車騎將軍詔事
中宮大為賈后所親信嬖人孫秀構害慈懷太子遂廢賈后為庶人倫矯詔自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秀封大郡據兵權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受制於秀秀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無求於倫秀起自瑯邪外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權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倫僭即帝位以秀為中書監驃騎將軍餘同謀者超越階次奴卒廝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倫祠太廟遇大風飄折麾蓋時有雉入殿中又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

素衣小兒言是服劉烏倫使錄小兒并烏閉置牢室
明且開視戶扇如故並失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為
妖惠帝復位賜死

前漢梁孝王武文帝子景帝初入朝是時上未置太
子與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心內
喜後復入朝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
及栗太子廢太后心欲以王為嗣大臣及袁盎等有
所關說於帝王怨盎陰使人刺殺之上由此怨望於
王益疎之後入朝欲留弗許歸國意不樂北獵梁山
有獻牛足上出背上王惡之病薨王不死時財巨萬
及死藏府黃金尚四十餘萬尔他財物稱是賢曰怙

親以厭牛禍告罰

桓典避馬 王尊叱馭

後漢桓典字公雅沛郡龍亢人太傅榮玄孫拜侍御
史時宦官秉權典執正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
懼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後以忤宦官七
年不調獻帝時為光祿勳

前漢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牧羊澤中竊學
問能史書畧通尚書論語大義稍遷益州刺史先是
王陽為刺史行部至邛邰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
柰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
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

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後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軻子金隄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請以身填金隄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奏狀天子嘉之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二十斤卒官吏民紀之舊本尊誤作遵

鼂錯隋直 趙禹廉裾

前漢鼂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久隋直刻深孝文時舉賢良對策高策遷中大夫孝景時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謹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問袁盎盎素不好錯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故七

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默然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後丞相等劾奏錯欲疏羣臣大逆無道當要斬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前漢趙禹潁人武帝時以刀筆吏積勞遷御史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為人廉裾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嘗中廢已為廷尉以壽卒

亮遺巾幘 備失匕箸

晉書諸葛亮帥眾十餘萬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

遣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宣帝節度朝廷以亮遠
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
出因遣帝中帳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
乃遣衛尉辛毗杖節以制之亮復挑戰帝將出兵以
應之毗杖節而立軍門帝乃止對壘百餘日會亮卒
先是亮使至帝問諸葛公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
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曰其能久乎竟
如其言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
王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王乃
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出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
退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王王曰吾能
料生不便料死也

蜀志先主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中山靖王勝
之後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
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或謂當出貴
人先主少時與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
葆蓋車先主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好交結豪俠年
少爭附之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王率其
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累遷豫州牧從曹公還許曹
公從容謂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
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本初表紹字

張翰適意 陶潛歸去

晉書張翰字季鷹吳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既入洛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或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

晉陶潛字元亮潯陽人大司馬侃曾孫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隣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時人謂之實錄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

秫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即解印綬去縣乃賦歸去來後徵著作郎不就又不營生業遇酒則飲嘗言夏月虛閒高卧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魏儲南館 漢相東閣

魏文帝諱丕字子桓爲太子時嘗與元城令吳質書其略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間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筆順耳

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
曠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余顧而言
茲樂難常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
至振威將軍

前漢公孫弘菑川薛人少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
乃學春秋雜說武帝立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
士免歸後復徵賢良文學對策天子擢爲第一召見
容貌甚麗拜博士待詔金馬門稍遷至丞相封平津
侯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
屢舉賢良弘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
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

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
餘然其性意思諸嘗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
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楚元置醴 陳蕃下榻

前漢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少弟好書多材藝嘗與魯
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及封楚王以穆生
等爲中大夫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每置酒常爲
穆生設醴及元王薨後至孫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
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
將鉗我於市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今
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遂謝病去

申公白生獨留王稍淫暴二人諫不聽昏靡之
後漢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嘗聞處一室
而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
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
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竒之後為樂安太守時李
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
以清績留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
命不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
之後為豫章太守以禮待徐穉為功曹性方峻不按
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靈帝初為太傅錄
尚書事與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事泄見害

廣利泉涌 王霸水合

前漢李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
以往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耿恭曰昔貳
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

後漢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從光武為功曹令史
光武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
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即南馳聞郎兵在後從者皆
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令霸
往視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水堅可渡官
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遂前比至河河水亦
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水解上謂曰安吾眾得

濟免者卿之力也又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為軍正後至上谷太守

孔融坐滿 鄭崇門雜

後漢孔融好學博涉多該覽為北海相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後為少府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已過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構成其

罪遂見害魏文帝意好融文辭每歎曰揚班儔也

前漢鄭崇字子游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徙平陵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太后大怒又諫董賢貴寵過度由是重得罪尚書令趙昌佞調害崇奏與宗族通疑有奸請治上責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竟死獄中

張堪折轅 周鎮漏船

後漢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

見古本
世說德
行篇此
世略取

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即位拜蜀郡太守又為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常以萬騎入漁陽堪擊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公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計掾進曰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歎息

舊注引世說云周鎮罷臨川泊青溪渚王丞相導往看之時夏暴雨舫狹小又大漏殆無處王曰胡威

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之今本無載

郭伋竹馬

劉寬蒲鞭

後漢郭伋字細侯少有志行王莽時為并州牧建武中復為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頃期乃入

後漢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桓帝時遷南陽太守

典歷三郡温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靈帝時為太尉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常令講經覽常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夫人欲試寬令惠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汗朝服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

許史侯盛 韋平相延

前漢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為霍光夫人顯所毒納及元帝為太子廼封后父廣漢為平恩侯其弟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許氏侯者二人廣漢薨謚戴

侯宣帝以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執政元帝立復封延壽中子嘉為平恩侯後亦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武帝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皇孫有男號皇曾孫既登位是為宣帝而良娣母及兄恭已死乃封恭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

前漢韋賢及子女成皆為丞相平當字子思平陵人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輒傳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

略同哀帝時為丞相上召欲封當病篤不應召或謂
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
素餐責矣起受侯印還卧而死有餘罪今不起者
所以為子孫也遂乞骸骨上賜養牛一上尊酒十石
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大司徒漢興惟韋平父子至
宰相

雍伯種玉

黃尋飛錢

搜神記羊公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
遂家焉山高無水公汲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
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云玉當生其中
後當得好婦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

王子生北平徐氏有女人多求不許公試求焉徐氏
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為婚公至所種石中得五雙
以聘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拜為大夫於種玉處四
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

幽冥錄海陵黃尋先貧因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
籬園誤落者無數餘處皆拾得富至數千萬擅名江
北

王允千里

黃憲萬頃

後漢王允字子師大原祁人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
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允少好大節有志
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

高第為侍御史獻帝時為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朝政大小悉委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篡逆已北密與司隸黃琬等謀共誅之允性剛稜疾惡初懼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後患難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羣下不甚附之反為卓將李傕所殺

後漢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闕不為而退從憲累

日方還或問之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滄之不漏不可量也後舉辟無所就奉高闕字世說千作萬清作撓與此小異

虞駿才望 戴淵峯穎

晉書虞駿字思行會稽餘姚人歷吳興太守王導嘗謂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舊本才誤作體

世說戴淵字若思少時遊俠嘗在江淮間攻掠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在岸上據胡床指揮左右皆

得其空淵既神姿峯穎雖處鄙事神氣尤異機於船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泣涕投劍而歸辭厲非常機彌重之便與定交

史魚黜殯 子囊城郢

家語曰衛大夫蘧伯玉之賢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肯及任之史魚驟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史魚生時恆欲進賢而退不肖及其死又以屍諫可謂至忠矣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

玉為上卿退彌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左氏傳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怠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初楚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請為靈若厲及卒子囊曰君命以共請謚之共楚徙都郢未有城郭築城未訖子囊欲訖未暇遺言見意

戴封積薪 耿恭拜井

後漢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

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汝穎有蝗災獨不入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及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遷中山諸縣囚四百餘人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官至太常

後漢耿恭字伯宗扶風茂陵人少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末為戊校尉屯金蒲城匈奴攻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復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

馳之胡騎散走遂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之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向井拜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以為神明遂引去後復攻恭恭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虜圍之不能下關竈上書求救時肅宗用司徒鮑昱議遣軍迎恭歸復奏恭節過燕武定蒙爵賞遂拜騎都尉

汲黯開倉 馮煖折券

前漢汲黯字長孺濮陽人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

黠十世世爲卿大夫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黠爲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空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後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無爲引大體不拘文法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武帝曰古有社稷臣如黠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黠不冠不見也戰國策曰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田文願寄食門下君受之左右食以草具居有

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君聞食之比門下客有頃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君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後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君問煖有老母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後君出記問門下客誰能爲文收責於薛者煖署曰能煖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煖之薛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以責賜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反齊見君曰臣竊計君官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所寡有者義耳竊爲君市義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乃臣所以爲君市義後君就國於薛民扶老攜幼迎道中

君顧謂煖曰先生所以為文市義乃今見之

齊景駟千 何曾食萬

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

晉書何曾字穎孝陳留陽夏人少好學博聞仕魏為
司徒武帝踐祚拜太尉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
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
如賓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
滋味過於王者每朝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取其
食蒸餅上不拆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
處劉毅等數劾奏曾侈怙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
問

顧榮錫炙 田文比飯

晉書顧榮字彥先吳人弱冠為黃門侍郎吳平與二
陸同入洛號三俊歷廷尉正及趙王倫篡位倫子虔
為大將軍以榮為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
容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
曰豈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
執炙者為督率救之得免元帝時終散騎常侍
史記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父嬰為齊相卒文代立
封萬戶於薛招致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之以故
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曾待客
夜食有一人救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文起

自持其飯比之不異客慙自到士以此多歸之文相
齊潘王潘王欲去之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齊襄王
立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與連和卒孟嘗
嘗君

稚珪蛙鳴 彥倫鶴怨

南史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齊明帝時為南郡太
守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不樂世務居宅
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
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珪曰我以此當兩
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
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慚色仕

至散騎常侍舊本作稚圭

南史周顥字彥倫宋元徽中為剡令音辭辯麗長於
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入齊終國子博士兼著作
大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
初隱鍾山及出為縣令孔稚珪過鍾山草堂作北山
移文其詞有曰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廉頗負荆 須賈擢髮

史記廉頗為趙將藺相如拜上卿位在頗右頗曰我
為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為勞位
居我上且素賤人吾羞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
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

而出望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諫曰廉君宜惡言而君畏匿恐懼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相如曰公之視頗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吾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史記范雎字叔魏人遊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雎從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金及牛酒賈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齊齊怒使舍人笞擊雎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醉更溺之會齊醉雎告守者得出伏匿更名姓曰張祿夜見秦謁者王稽稽知雎賢載入秦言於昭王王拜爲客卿遂爲相封應侯賈後使秦雎微行夜敝衣步見賈賈驚曰范叔無恙乎留與坐飲食取綈袍賜之雎取大車駟馬爲賈御入相府乃先入賈待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乃吾相張君也賈大驚乃肉袒膝行謝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擢賈之髮以贖罪尚未足雎曰

汝罪有三耳然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孔翊絕書 申嘉私謁

晉先賢傳孔翊字元性為洛陽令置水於庭得求囑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

前漢申屠嘉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楚孝文時稍遷至丞相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時鄧通方愛幸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坐府中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策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責曰夫

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乃釋之

淵明把菊 眞長望月

南史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輦及至欣然共飲先是顏延之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潛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郡將候潛逢其酒

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卒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鉏於後云一云九月九日無酒坐籬邊叢中摘菊盈把而坐久之望見白衣人至太守王弘送酒也飲醉而歸

晉書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少清遠有標奇與母寓居京口家貧織苴屨以為養雖篳門陋巷晏如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惔雅善言理簡文作相惔與王濛並為談客俱蒙上賓禮累遷丹陽尹為政清整門無雜賓桓温嘗問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第二流耳温曰第一復誰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舊注云惔夜在簡文座愀然歎曰清風朗月恨無玄度玄度高士許詢也

子房取履

釋之結轆

前漢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嘗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謂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為其老廼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復還曰孺子可教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跪曰諾及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去後五日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且日視

其書迺太公兵法良異之常習誦後從高帝過濟北果得黃石取而寶祠之良死并葬焉初良數以兵法說高祖常用其策爲他人言皆不省良以爲天授遂從不去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爲畫策臣及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鬥功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迺封爲留侯

前漢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以貨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上所知名後拜廷尉持議平天下稱之王生者善爲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顧謂釋之爲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

度終止益於張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聊使結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郭丹約關 祖逖誓江

後漢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幼孤孝順後母哀憐之爲鬻衣裝買產業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常爲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後更始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果如其志建武中辟舉高第累轉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晉書祖逖字士稚范陽道人博覽書記該涉古今京師亂避地淮泗元帝以爲軍諮祭酒逖以社稷傾覆

常懷振復之志，遷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後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慨歎。屯于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未幾病卒。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王敦父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

賈逵問事

許慎無雙

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兼通五家穀梁之說。

自為兒童常在大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永平中獻之，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後為侍中，領騎都尉，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編為通儒。

後漢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博學經籍，馬融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汝南長，卒。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皆傳於世。

妻敬和親 白起坑降

前漢高祖在洛陽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
 比隆哉然取天下與周異臣竊以為不侔矣且秦地
 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
 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
 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此亦扼天下之亢
 而拊其背也即日駕西都關中賜敬姓劉氏拜郎中
 號奉春君封建信侯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四十
 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
 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必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
 子使辨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外孫為
 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上欲遣長公主呂

后漢曰妾唯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乃取家人子為公
 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

史記白起郿人善用兵事秦昭王號武安君秦攻趙
 壘數挑戰趙將廉頗堅壁不出秦使人為反間曰秦
 獨畏馬服子趙括將取廉頗易與趙王既怒頗數敗
 又聞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使起為上將軍括至
 擊秦軍秦軍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分而為
 二糧道絕秦發河內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
 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
 來攻秦壘不能出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
 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計曰趙卒反覆非盡殺之

恐為亂乃挾詐盡坑殺之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
趙人大震

簫史鳳臺 宋宗雞窠

列仙傳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
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
其上不下數年妻字弄玉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
人作鳳女祠雖宮中時有簫聲

幽冥錄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雞愛
養甚至常著窻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玄
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王陽囊衣 馬援薏苡

前漢王吉字子陽子駿孫崇並至御史大夫崇平帝
時為大司空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
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
鮮明而止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
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
而恠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後漢馬援在交趾常餽薏苡實能輕身省慾以勝瘴
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
以為南土珍恠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
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吳
祐傳吳恢為南海太守其子祐年十二隨到官恢欲

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囊衣微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之李子矣。

劉整交質 五倫十起

南史劉整仕梁，除中軍參軍。初，整兄寅為西陽內史卒，其子往整塾，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范未還，整怒，仍自取范車帷為質，范詣臺訴，御史中丞任昉論曰：昔人睦親，衣無常玉，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襜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

質也

實熱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請免整。新除官，付廷尉治罪。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為京兆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時鑄錢多姦巧，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永平間，為會稽蜀郡太守。肅宗初立，擢司空，倫奏：公盡節數上書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貢禹然少蘊藉，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

質性質也

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吾兄子病一夜十起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病乞罷以二十石俸終其身

張敞畫眉 謝鯤折齒

前漢張敞字子高平陽人徙杜陵為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敞視事窮治所犯盡行法罰枹鼓稀鳴市無偷盜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然無威儀罷朝會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有司以奏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

備責也後為冀州刺史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原郡清晉書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東海王越辟為掾任達不拘坐除名鯤清歌鼓琴不以屑意隣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後為王敦長史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友庾亮自謂何如荅曰端委廟堂使百寮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人終豫章太守

盛彥感蠮 姜詩躍鯉

晉書盛彥字叔子廣陵人母因疾失明彥不應辟召

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疾，使數兒持搗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蟬螬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仕，兵中書侍郎，吳平，為小中正。

後漢姜詩，廣漢人，事母至孝。妻龐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恠，問隣母。隣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鱸呼隣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且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永乎。初舉孝廉，拜郎中，除江陽令。

宗資主諾 成瑨坐嘯

後漢桓帝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為尚書。時同郡河南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

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俱坐嘯凡
黨事始自甘陵周福汝南宗資成於李膺張儉海內
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伯武之類皆
字也舊本宗誤作宋

伯成辭耕 嚴陵去釣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
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

後漢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光
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
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
光乃備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

褥水官進膳車駕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卧所撫光
腹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
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歎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相
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
星犯帝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子陵共卧耳除諫議
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
焉

董遇三餘 譙周獨笑

魏略董遇字季直性質訥好學與兄季中采相負販
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明帝時官至大司農初遇作
老子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

者遇不肖教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通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蜀志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禮頗曉天文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及魏大將軍鄧艾入陰平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為蜀與吳本為和國空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若絕易以自守空可奔南唯周以為自古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乃上疏諫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時晉文王為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

封陽城亭侯晉室踐祚除散騎常侍不拜

將閻仰天 王凌呼廟

史記秦公子將閻昆弟三人二世胡亥信趙高之謀囚於內宮議其罪使使令將閻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閻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閻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

魏志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累遷太尉假節鉞謀廢齊王立楚王彪嘉平

三年凌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馬宣王知其計不聽自帥中軍汎舟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而縛水次曰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若自來邪宣王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即以凌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是大魏忠臣唯爾有神知之至項仰鳩而死六月宣王疾夢凌達為祟遂薨

二 疏散金 陸賈分橐

前漢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兄子受字公子宣帝時廣為太子太傅受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後廣謂

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豈如歸老故鄉以壽命終父子遂乞骸骨許之上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既歸鄉里日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輒賣金以供具或勸買田宅廣曰吾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此金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族人悅服皆以壽終前漢陸賈楚人有口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懸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佗蹶然起謝賈留與飲數月賜賈

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賈令伯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拜太中大夫。孝惠時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琴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後為陳平畫數事，平用其計，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遊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以壽終。

慈明八龍 禰衡一鶚

後漢荀爽字慈明，潁川潁陰人。父淑字季和，舉賢良

方正對策，補朗陵侯相。蒞事明理，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緝靖肅。汪爽肅勇，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爽幼好學，十二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爽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之。爽欲道不得，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追為光祿。熹視事三日，拜司空。自被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卓，忍暴必危社稷，辟舉才略之士，將共圖之。會病薨。

後漢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少有才辯，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遊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至於刺

字漫滅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
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安能從屠沽兒邪
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
長可使監厨請客唯善孔融楊脩常稱曰大兒孔
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融亦深愛其才衡
始冠而融四十遂與為交友上書薦之有云鷲鳥累
百不如一鶚融數稱述於曹操操以其言悖逆送與
劉表表不能容送與江夏太守黃祖祖性急衡言不
遜遂殺之年二十六

不占殞車 子雲投閣

新序曰齊崔杼弑莊公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

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式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
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鬥之
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前漢揚雄字子雲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
王音奇其文雅召為門下史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
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
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莽篡位談說
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甚眾雄復不侯以耆
父次轉大夫恬於勢利如是及莽誅甄豐父子投劉
歆子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
上治獄使者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廼從閣自投下

幾死蔡嘗從雄學奇字莽以雄素不與事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你符命蓋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也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者從遊學而侯芭嘗從雄居受太玄法言焉劉歆謂曰今學者祿利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卒侯芭為起墳

魏舒堂堂 周舍鄂鄂

晉書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舒姿望秀偉

飲酒石餘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不修常人之節不為皎厲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三四十餘對策升第遷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襍被而出轉相國參軍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及山濤薨領司徒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心僉號震為殺公掾舒命之竟無患識者稱其達命年老遜位賜几杖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史記晉大夫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臯吾聞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舊本鄂作誤

無鹽如漆 姑射若冰

古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正后也久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骨皮膚若漆年四十無所容入衛嫁不售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備後宮之掃除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掩口大笑王召見之無鹽為陳四殆王於是立折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進直言延側陋立太子拜無鹽為后而齊國大安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

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邾子投火 王思怒蠅

左氏傳邾子在門臺臨廷闈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闈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莊公下急而好潔故及是莊公即邾子謚旋小便廢墮也

魏志王思濟陰人領豫州刺史思能吏然苛碎無體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略曰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

符朗臯白 易牙淄澠

晉書符朗字元達略陽臨渭氏人堅從兄子拜青州刺史降晉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設盛饌極江左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荅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棲常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差時人咸以為知味

列子引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知之易牙齊大夫善聞味辨淄澠二水但嘗而知之也

周勃織薄 灌嬰販繒

前漢周勃其先卷人徙沛以織薄曲為生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高祖起勃以中涓從攻戰以功封絳侯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為我語其椎魯少不如如此舊本薄作畚非

前漢灌嬰睢陽販繒者也以中涓從高祖及項籍敗垓下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籍以功賜爵潁陰侯文帝時為丞相

馬良白眉 阮籍青眼

蜀志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

鄉里為之謗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

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為散騎常侍轉從事中郎間步兵厨管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籍不拘禮教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憚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黥布開關 張良燒棧

前漢黥布六人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聞者笑之布以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眾數千人後以兵屬項梁楚兵常勝功冠諸侯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引兵西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為前鋒項羽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歸漢封淮南王前漢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漢王就國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

襄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示羽無
東意廼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陳遺飯感 陶侃酒限

南史宋初吳郡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糝底焦飯遺
在役常帶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
得數升常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
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
咽母豁然朗明

晉書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徙潯陽早孤貧為縣吏孝
廉范遠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客其母乃截髮得
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侃至太

尉都督荆江等諸軍事長沙郡公侃每飲酒有定限
常歡有餘而限已竭佐吏殷浩等勸更少進侃曰年
少曾有酒失匕親見約故不敢踰侃嘗丁母憂艱辛
在幕下二客來弔儀服鮮異遣人尋之但有雙鶴飛
冲天而去

楚昭萍實 東楮竹簡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
王舟舟人取之王恠問羣臣莫能識使使聘魯問孔
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為能
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
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

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
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吾是以知之
晉書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疎廣之後廣嘗孫
避難徙居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皙博學多聞少遊
國學後為佐著作郎初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
王墓或言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武帝以其書付
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
得觀竹書隨空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時有人於
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
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
策文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曼倩三冬

陳思七步

前漢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舉方正賢良
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上書言得失
自銜鬻者以千數朔上書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
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
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
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年二十二
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
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朔
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後常為郎
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詠唱而已

世說曰魏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作詩不成當行法
即應聲爲詩曰萁豆持作羹漉漉以爲汁其在釜下
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慙
色東阿即陳思王曹植舊封

劉寵一錢 廉范五絳

後漢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拜會稽太守山民愿
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除煩苛
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
老更老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贖百錢以送寵
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
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明府下車以來狗不

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
扶奉送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後官至太尉寵前後
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
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不可
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後漢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肅宗時遷蜀郡太守
厲以淳厚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
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
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
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絳在蜀數年免歸

汜毓字孤 郗鑒吐哺

晉書紀毓字稚春濟北盧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
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武帝累召不就

晉書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
耕隴畝吟詩不倦以儒雅著名成帝時為太尉初值
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飯之
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
飢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
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
過江邁至護軍翼剡縣令鑒薨翼追撫育之恩解職
席苦心喪三年

荀弟轉酷 嚴母掃墓

晉書荀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為兗州刺史晞練於
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
養甚厚其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
無後悔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仗節斬之
從母扣頭請殺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
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其仗法如此後領青州刺
史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
成川號曰屠伯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甚
於晞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

前漢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遷河南太守野無

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
陷法曲文以出之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衆謂當
死者一朝出之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
深淺之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
屠伯其母從東海來到洛陽見報囚大驚止都亭不
入府延年至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問下
良父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不聞仁愛教
化以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人欲以立威天道神明人
不可獨我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行矣去女東
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歲餘延年坐棄市東海賢其母
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媼

洪喬擲水

陳泰挂壁

晉書殷羨字洪喬陳郡長平人爲豫章太守都下人
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沈
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其資性介立
如此

魏志陳泰字玄伯司空羣之子爲并州刺史加振威
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吏民甚有威惠京
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
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以還之

王述忿狷

荀彧惑溺

晉書王述字懷祖東海太守承之子安貧守約不求

新女學 卷之十一
聞達性沈靜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累遷尚書令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但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瞋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性麗嘗怒送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舊本述誤作術

荀彧傳曰彧字奉倩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彧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傳嘏往嘏彧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遺才而好色此

自易遇何哀之甚彧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復傾國之色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世說曰奉倩與婦至厚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見惑溺篇

宋女愈謹

敬姜猶績

古列女傳宋鮑女宗者鮑蘓妻也養姑甚謹蘓去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因往來者請問其夫不輟然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妯曰可以去矣女宗曰婦人固以一醮不改夫死不嫁為分者也吾妯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用此遂不聽

事姑愈謹，宋公聞而美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

古列女傳：魯季敬姜，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博達知禮。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昔聖正處民，男女效績，否則有辟，古制也。」又出魯語。

鮑照篇翰 陳琳書檄

南史：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謁宋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

輕忤大玉，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蘊智能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尋擢為國侍郎。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嘗賦擬古詩云：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文選：照作昭。魏志：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歸太祖。太祖愛其不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典略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

加厚賜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從太祖出因於
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
增損今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
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浩浩萬古 不可備甄

李子言自史記至晉宋子史向千卷况搜神列異浩
浩雜書等難可時復見錄且古人窮一經明後世猶
辭皓首哉此甄擇恐難全備也

芟煩撫華 爾曹勉旃

今以有限之力當讀無涯之書徒欲強記洽聞終恐
唇腐齒落所以芟除繁冗採撫精華莫爾曹披尋借

獲微益也

家求卷之下終

東都南郭先生考訂

寬政二年庚戌春三月再板

皇都

植村藤右衛門

赤井亦七

並河善六

東都

山崎金兵衛

東儲

山麓金共衛

新河浩

赤井亦

蘇林觀

皇德

實政三斗無致春三月再致

東德地德於州物記

